

《淺談道次第》

講解：如性法師

日期：2018年7月24日—8月5日

地點：新加坡

課程：第十二講

在上午的那一堂課，我們是提到十種的惡業道，又稱為十種的黑業道。我們所造的業，在某些不同的情況下，業力是不同的，例如：造業的對象，如果我們造業的對象是福田，比方：上師、三寶、父母，當下我們所造的業會特別強大。除此之外，造業者本身的條件也會影響業力的大小，這一點我們在上午的那堂課有提到。如果造業者本身有受戒，他所造的善業會比較大；相同的，他所造的惡業的力量也會比較強。再者，如果造業者在造了惡業之後，懂得馬上懺悔，他所造的惡業會隨之減輕；相反的，如果有人犯下微小的惡行，但是他完全不在意，甚至輕忽了他所造的惡行，他所造的惡業也會隨之增長。這一點在佛經裡面舉了一個例子：如果我們把一個小鐵丸丟到水裡，小鐵丸會直接沉入水中；但如果我們把小鐵丸打造成一個容器，雖然外表看起來它的體積比較大，但是放在水裡面時，它是會浮在水面上的。這個譬喻要告訴我們什麼道理？對於愚夫來說，由於他不懂得業果的道理，所以在造下了小小的惡業之後，沒有去懺悔，也完全沒有放在心上，甚至他輕忽、怠慢了，覺得這根本沒什麼，這就像小鐵丸一樣，被丟到水裡後，它馬上往下沉。相反的，懂得業果道理的智者，即便犯下了重大的惡行，但他懂得懺悔、懂得修改自己的行為，雖然他當初所造的惡業非常的大，但就像是打造過的容器一樣，它是可以浮在水面上的。這表示最終他們所得到的果報不同——前者，雖然只造下非常小的惡行，但最終他會墮落；後者，即便造了重大的惡行，但最終並不會因此墮落。所以這跟造業者怎麼看待他所造的業有密切的關聯性。除此之外，我們造業當下的行為，也就是「事物」。例如：布施正法跟布施財物這兩者相較之下，布施正法的功德大過於布施財物；相同的道理，以供養而言，修行供養所累積的善業也大過供養世間的財物。

此外，造業的動機，也就是我們的意樂，也會影響我們所造的業。這一點，應該不需要多作解釋了。動機的強弱會影響我們所造的業是大還是小；因此，過去噶當派的祖師們，一再地強調「前後二要事」，也就是當我們在做一件事情之前，做這件事情的動機，以及做完這件事情之後的迴向，這兩件事格外重要。但是對多數人而言，我們會認為「正行最重要」，我們覺得：「前行不怎麼重要，結行也沒有這麼重要，正行最重要。」為什麼正行最重要？因為我們想要完成那件事情，對吧？即便我們當初的動機是清淨的，但是最終如果那件事情失敗了、沒有完成，我們就會覺得美中不

足。我們很在意正行——我們是否能夠完成那件事，但是我們多半不會去想：「我做這件事情的動機是什麼？」照理來說，如果動機清淨的話，即便沒有完成那件事情，我們也不會因此而感到後悔。所以「前後二要事」要說明的是：跟正行相較之下，前行——調整動機，以及結行——迴向、發願，這兩件事情更重要！簡單來說，在造業的當下，造業的對象、造業者本身的條件、造業者在造業的期間所做的那件事情，以及造業者本身的動機，都會影響他所造的那份業力的強弱。

接著，造業之後的果報可以分成三個部分：第一個部分，異熟果。第二個部分，等流果。第三個部分，增上果。首先，所謂的異熟果，指的是我們造下了某一個業之後，將來所感得的異熟蘊體；簡單來說，我們造了這個業之後，將來會投生到哪裡。因為我們之前所介紹的是十種的惡業道，就以殺生為例：如果我們以非常強猛的動機造下殺生的惡業，這時我們所造下的殺生之業就會特別強大，那樣的業所感得的異熟果就是投生到地獄；如果我們造業的動機並不是那麼強猛，只是以中等的動機在造殺業，那樣的異熟果感得的是投生為餓鬼；如果我們造業的動機非常輕微，我們造下的殺生之業，將來感得的異熟果是投生為畜生。所以這當中的異熟果，指的是我們在造下某一份業之後，將來所獲得的異熟蘊體，是投生在地獄、餓鬼還是畜生；如果是善趣的話，是投生為人、非天還是天人。

等流果，等流果分成兩個部分：領受的等流果和造作的等流果。所謂的領受的等流果，是指我們在造下某一種業之後，將來必須承受相同的果報。以殺生為例，當我們造下了殺生的惡業，他人會因此感到痛苦，而且如果最終殺業完成，這代表什麼？我們提早結束了對方的性命。由於我們之前在造殺業時，不就是讓對方感到痛苦嗎？所以這樣的領受等流果——即便投生為人，我們的身體會有各種毛病，而且因為我們提早結束對方的生命，所以我們獲得的領受等流果就是自己會短命。造作的等流果，是指如果我們今生很喜歡殺生，這樣的造作等流果會一直延續下去，即便你將來墮入惡趣，之後再次投生善趣，但是那種喜歡殺生的等流還是會一直保持著，這才是我們需要注意的。之後我們再來分析這一點。

增上果，在藏文當中「增上」這個詞有擁有者、主人的意思。什麼叫增上果？我們死亡之後會投生到某一個環境裡面去，那是不是我們擁有的環境？是。我們是不是那個環境中的主人？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相同的，以造殺業為例，造殺生的增上果，是指我們投生到某一個環境，但是當地的環境——飲食也好、藥物也好，它們的效用都非常微弱；簡單來說，我們吃的食物沒什麼營養，即便看了醫生，我們所吃的藥對我們的疾病幫助都非常有限，這個是增上果。

在上一段，我們提到「造作的等流果」，這也是我們平常在講課時，最常提到的「我們留下的是什麼樣的等流」，講的就是這個——造作的等流。在《掌中解脫》裡面清楚地提到：「與投生地獄受苦相比，投生為人卻喜歡殺生，這一點更為嚴重。」或許有很多同學會非常訝異：「哪有什麼事情比墮入地獄更糟的？」有！墮入地獄不就是受苦嗎？除此之外，還有什麼？就是受苦，對吧？為什麼會受苦？因為他過去造了一個惡業，這個惡業會導致他墮入地獄受苦，受完苦之後呢？業力消失之後，他或許能夠投生到餓鬼道、畜生道，好一點的，甚至可以投生善趣。但問題是，即便我們投生為人，但如果我們喜歡殺生，這個問題很大。為什麼？因為喜歡殺生的同時，我們是不是在造會讓我們墮入惡趣的業？（學員：是。）而且重點是，我們留下來的什麼等流？持續地喜歡殺生。這樣的等流並不會因為我們墮入惡趣之後就消失，它還會繼續地延續下去；先墮入惡趣受苦，接著，即便有機會再次投生為人，但是我們還是有那樣的習性——喜歡殺生。從這個角度去思考，你會不會覺得這個問題更麻煩？上一世喜歡殺生，這一世也喜歡殺生，那下一世呢？應該還是相同的等流吧。

相同的道理，上一世不學法，這一世有機會學又不認真學，那下一世有可能突飛猛進嗎？不可能！等流就是如此。為什麼要培養一個好的等流？成功與否，我覺得不重要。就像有同學說：「我年紀大了，不要說《毗婆舍那》，不要說《入中論》，我連《攝類學》都學不來。」其實說真的，《攝類學》要學不來，我覺得有點難……各位怎麼沒有反應？這句話應該要有反應才對！還是各位沒有聽懂？我不是說：「要把《攝類學》學好有點難。」而是說：「《攝類學》要學不好有點難。」這代表什麼？

學《攝類學》不難！或許有些同學會說：「法師，你當然覺得不難啊！」是顏色不一定是紅色，這很難嗎？難道你認為所有的顏色都是紅色嗎？不是；有白色、黃色、綠色……「紅色一定是顏色」，這很難嗎？不難，那有什麼難的？比較難的就是：「白馬是不是馬？白馬是不是白色？」稍微有點難，就這樣而已！還有什麼難的？不要還沒有學就覺得難！很多人是還沒有學，光聽別人說它難，自己就覺得難，不要這樣去想。不過現在不是上《攝類學》，我們回到原來的問題。

有些人會說：「不要說是《毗婆舍那》、《入中論》，光是《攝類學》，我都學不來，我放棄。」但問題是：你留下的是什麼樣的等流？講白一點，放棄的等流——只要遇到困難的事情，就選擇放棄，這就是你處理事物的態度，你學法的等流就是如此。下一世有機會學法，只要稍微聽到自己不懂的，或是在修行的期間，遇到了一點瓶頸，同樣的等流就會現起——「修行，這太難了！聽課，這句聽不懂，我放棄！」如果不是因為過去的等流而造成這樣的結果，同樣的情況，為什麼有些人選擇堅持下去？而且在堅持的過程中，滿心歡喜；有些人遇到同樣的問題馬上選擇放棄，你要他再繼續堅持，他就擺一個臭臉給你看。為什麼會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反應？這不就是他們不同的等流所造成的嗎？但問題是：等流是誰給予我們的？是自己創造出來的。自己創造出來的等流，自己要懂得去改變，這一點很重要，你要培養一個想要學習的習慣。

有些人常說：「我想學法，但是我找不到善知識。」說真的，我不是非常認同這樣的講法。為什麼？如果佛真的有大慈大悲、一切遍智、千百億化身，難道祂會不知道我們想學法嗎？或許，因為我們過去沒有如理地依止善知識，所以今生在尋找善知識的過程中，會遇到種種困難，但是當我們說「我找不到善知識」時，我覺得這樣的描述有問題。佛最想要利益什麼樣的人？應該是有心學法的人。祂心心念念是不是都想著如何讓眾生早日獲得解脫、早日成就佛果？祂掛念的應該是：「眾生有沒有認真地學法？眾生什麼時候能夠看透事情的真相？」當眾生有心想學法時，我相信諸佛菩薩一定會用最慈悲的雙眼，注視著那位眾生，只要在因緣條件聚合的情況下，祂們一

定會示現出某一種面貌來調伏那位有情。

所以當我們說：「我想學法，但是我找不到善知識。」這個問題可以分為兩個層面：「想學法」，請問：多想學？是嘴巴說想學？還是內心真的想學？這個問題需要考慮。「找不到善知識」，請問：你有認真去找嗎？這是第二個問題。如果打從內心真的想學法，而且有認真地去尋找善知識的話，其實我不太相信那樣的人找不到善知識。或許，他有可能一時找不到非常頂尖的善知識，但是說「完全找不到善知識，沒有人指引他」，我覺得這不太可能，不要找藉口。有可能是你根本沒有那麼想學；有可能是你想學，但沒有認真地去尋找善知識。我們只希望善知識從天空上掉下來，但如果真的有一位善知識是從天空上掉下來，我們也不會去依止他，我們會掉頭就逃，心想：「有一個外星人來了！」所以不要這樣去想。真正有心想學法的人，應該在三寶的面前認真地發願，或許一時因緣沒有具備，但只要我們認真地祈求、發願，我相信不久的將來，你一定會遇到跟你有緣的師長，我始終這麼相信。

我們之前提到的是十種的惡業道，以及在什麼情況下，我們所造的業會變得比較強大，最終會感得什麼樣的果報。接著，善業道或稱為白業道。首先，不造惡等不等於行善？有些同學說「不等於」，有些同學說「當然等於！行善就是不造惡，不造惡就是行善，所以才說行善斷惡」。如果不造惡就等同行善，請問我面前的這個杯子會行善嗎？不會。這可以確定吧？這不需要懷疑吧？這個杯子會不會行善？（學員：不會。）它會不會造惡？（學員：不會。）它不造惡，所以不造惡不等於行善。或許你會說：「因為它是杯子。」但人也一樣，人不造惡不代表人就在行善，例如：母胎當中的孩子，他沒有犯下殺生、偷盜、邪淫這些惡行，難道他有造作斷殺、斷偷盜、斷邪淫的善行嗎？應該也沒有。所以即便是有意識、有想法的人，不造惡都不等同行善。

所謂的「行善」是什麼意思？由於之前我們講的是「殺生的惡業」，所以現在就以「斷除殺生的善業」為例，我們要如何行善？首先，我們要認識殺生所帶來的過患

——「我造下這一份殺業，會影響到多少層面？會影響到多少人？」或許我們只是殺一個人，但其實所影響的範圍非常廣；甚至我們只是殺了某一種動物，其影響力都不容小覷。所以我們要先認識殺生的過患——「這對他人有什麼傷害？對我自己又有什麼傷害？」這是第一個部分。當我們認識殺生對彼此都會帶來負面的影響之後，我們要生起想要斷殺的心；進一步的，防止自己去造作這樣的行為；最終決定斷除。當中的步驟很多，沒有這麼容易。

或許這幾個步驟，你聽起來會覺得：「這有什麼差別？聽起來都差不多，意思就是不要殺生。」不一樣，舉個例子：當我們知道殺生的過患、殺生的行為是不對的，在理性的思考之下，我們會提醒自己：「這樣的行為不對，我不應該殺生。」但當你把房間的燈關起來、門也關上，躺在床上之後，你發現有一隻蚊子飛來飛去。剛開始你會想到殺生是不對的，同時也會告訴自己：「我不應該殺生。」生起了想要斷除殺生的心。牠轉了一圈、兩圈，在我們的耳邊嗡嗡地叫。剛開始防止造作——你會告訴自己：「我絕對不能把牠殺了。」前兩分鐘你還忍得住，但是最終的結果，牠不見得能活下去；有可能兩分鐘之後，「管它那麼多，先把牠殺了再說！」或許前面的三個步驟我們都有做到，但最後我們沒有「決定斷除」，是不是？我們並沒有決定斷除殺生的行為，所以最終我們選擇了結牠的生命，但這是不是代表我們前功盡棄？

有些同學會說：「何必忍那幾分鐘，一開始我就應該把牠殺了，反正最終牠都是要死啊！」不是！這就叫修行。即便最後那一隻蚊子還是被我們殺了，但前面的那段過程，即便只維持了五分鐘，那都叫「修行」。為什麼？你試著將所學到的法理用在你的心上，你知道「我不應該殺生」；而且生起了「想要斷除殺生」的念頭，你也持續了幾分鐘；你也設法在有機會殺生的情況下，防止造作殺生的行為，這些是不是都是在跟我們原本的習氣抗衡？這個就叫修行。即便最終的結果是失敗的——「我真的忍無可忍！我決定把牠殺了！」但也不能因此否定自己過往的付出，這是兩件事情。甚至我認為在前面的那個階段，我們是有累積到善業的，畢竟在當下，我們的起心動念是趨向於善；雖然最終我們還是把牠殺了，但我相信那樣的惡業，跟我們一開始就選擇殺牠的惡業，是完全不同的。因為最終那是「忍不住了」——「如果我讓牠持續

一直吵我，我今天晚上就不用睡覺了。」所以才決定把牠殺了。甚至在還沒有殺牠之前，比較有良心的人會說：「我先幫你唸三皈依，唸完之後，我再把你解決掉。」不然就是先殺了對方，再幫牠皈依，這算是比較有良心一點的做法。

修行就是這樣，不要因為最終的結果是失敗的，而就否定了自己的付出，沒有必要！哪有人在學法的初期，懂得某一個道理之後，就能夠做得百分之百完美的？有這樣的人嗎？根本沒有。所以不要因為最終的結果是失敗的、是讓我們感到失望的，而就否定自己曾經的付出，這一點很重要。在這個地方，我們簡單地介紹了十種的惡業道；相反的，有十種的善業道。

要對於業果生起定解，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或許我們都認為「空性深奧、難懂」，跟業果相比，我們會覺得「業果根本不算什麼」，但實際上，跟空性相比，要對業果生起定解更加困難。為什麼？空性至少可以透由正理去證成；業果的法則呢？難以透由正理去證成，尤其是細微的業果道理，它稱為「極隱蔽分」。什麼叫「極隱蔽分」？透由一般的常理、一般的推理模式，我們是沒有辦法推理出來的；但空性不是如此，我們可以透由一般的正理，就能推理出諸法就是無自性。既然如此，我們應該如何深信業果？我們對佛要有全然的信心。

但有同學會問：「這不就是依人不依法嗎？」如果要相信佛所說的業果法則是正確的，必須先對佛生起信心的話，這不就是依人不依法嗎？各位應該也會有這樣的疑慮吧？但是剛才的那一段還沒有說完。的確要先對佛生起信心，但要如何對佛生起信心？難道佛所說的道理裡面只講業果嗎？難道祂沒有講其他的法類嗎？應該不止吧。除了業果之外，佛還講了四聖諦、緣起性空……很多的道理；簡單來說，佛講了四諦與二諦。這些道理能不能被正理所證成？可以。不論是四聖諦，或是世俗、勝義二諦的內容，都可以被正理所證成。如果佛所宣說的這些深奧法理，都能夠被正理所證成的話，請問：佛有沒有可能故意講錯業果法則？這是需要去思考的。如果佛能夠清楚

無誤地把四聖諦、二諦的道理，用如此詳細的方式告訴我們的話，這表示祂有與眾不同的智慧。而且在不同的情況下，為了調伏不同的眾生，祂會宣說不同的道理，這表示祂有慈悲心；如果沒有慈悲心，多數人會怎麼做？「我把我懂得的道理告訴你，你懂不懂，那是你的事；我該說的，我已經說了，至於你有沒有辦法接受、你懂不懂，那是你自己的事。」

但佛不是用這樣的方式在傳法。為了攝受堅持「有我」的眾生，佛說「有我」；但進一步，祂會引領他們走上「無我」的那條路。即便承許「無我」，佛也會從經部宗、唯識宗、自續派的角度，先解釋粗分的無我，最終再從應成派的角度解釋細分的無我。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氣力？為什麼不一開始就只講應成派所主張的「諸法無自性」？為什麼不選擇只講這一種？因為只講這一種，眾生根本聽不懂。如果眾生聽不懂，佛就失去了講法的初衷了，因為佛講法就是希望眾生能夠聽得懂；如果眾生聽不懂，佛講的道理再深奧，有沒有用？沒有用。如果祂發現眾生最終是聽不懂的，我相信佛寧可選擇不講。為什麼？講了又聽不懂，反而造成眾生的困擾，既然最終的結果都是聽不懂，那乾脆不要講。所以佛在成道之後，對於要不要對眾生宣說正法的這一點，祂考慮了很久，直到有人請法，祂也觀察到有眾生具備條件聞法，祂才願意開口說法。所以，從這些細節裡面我們可以發現：佛能夠把四聖諦的道理、二諦的內涵，講解得如此詳細、透澈、無誤，這表示祂有與眾不同的智慧；為了攝受不同的眾生，在不同的場合講述不同的法類，這代表祂有慈悲。一個如此有智慧又有慈悲的人，祂會選擇故意講錯業果法則嗎？應該不會吧！

或許可以這樣去思考：業果的道理是不是佛真實的想法？還是祂只是為了攝受某一群眾生，而有祂特別的目的？佛講法只有這兩種情況：「我講的就是我的想法，我講的就是事情的真相。」另外一種情況，「我講的不是我的想法，它也不是事情的真相，但我之所以這麼說，有我特殊的目的，因為我要攝受某一群眾生。」所以佛講的經分成「了義」與「不了義」。平時在三大寺，師長就會告訴我們：「佛經的所詮、佛經的內涵，不見得是佛的想法。」舉例來說：《解深密經》是不是佛講的一部經？

《解深密經》的內涵是佛的想法嗎？《解深密經》講的是唯識宗的見解，唯識宗的見解應該不是佛的想法；既然不是祂的想法，那祂為什麼要說出來？因為祂要攝受只有唯識宗根器的那群弟子，所以這麼說有祂特殊的目的。所以我們剛才說，佛所講的法只有兩種情況：祂所說的就是祂的想法，這是第一種，符合事實；第二種情況，雖然不符合事實，但是有祂特殊的目的。除此之外，沒有第三種情況。

從這個角度來分析的話，請問：業果的法則是不是佛真實的想法？你可能會說：「這我怎麼知道！我又不是佛，我怎麼知道業果法則是不是佛的想法！」通常，如果佛所說的某一部經的內容不是祂本身的想法，針對這一點，佛會用不同的角度去解釋——有時候講唯識、有時候講中觀，祂會講不同的道理，這就像什麼一樣？佛有時說「有我」，有時說「無我」，這代表其中一定有一者不是佛真實的想法。說「有我」的是佛，說「無我」的也是佛，佛應該不會這麼矛盾吧！講述有我、無我應該不是看心情吧？「我今天心情好，我說無我；明天我心情不好，我說有我。」不是！不是看心情，而是看對象。所以通常這一類的法都有兩種說法，有時說「有」，有時說「沒有」，例如：祂在某些經典裡面說「諸法有自性」，在某些經典裡面則說「諸法無自性」，這代表其中有一部經的內涵並不是佛真實的想法。

但是對於業果法則，佛有沒有兩種說法？從來沒有；對於業果法則，佛從頭到尾就只有一種說法：「你想要快樂，就必須行善；你不想要痛苦，就必須斷惡。」只有這種說法吧？佛不會在某一部經典裡說：「你想要快樂，就去造惡啊！」祂從來不這樣說吧？所以你想要離苦得樂，佛就告訴你：「你應該行善斷惡。」業果法則從來沒有兩種說法，只有一種說法，這就表示業果法則應該是佛本身的想法。

下一個問題：如果這是佛本身的想法，難道一定是對的嗎？是不是會有這樣的疑問？雖然是佛的想法，但一定是對的嗎？所以我們剛才說：「極隱蔽分的法、業果細微的道理，我們很難評斷，只能從佛所宣說的其他法類來反推——以佛的智慧，應該

不會說出錯誤的法。」況且佛在介紹業果法則時，字句前後沒有矛盾——不會一下說是、一下說不是；字面的意思及其背後的意涵也沒有矛盾。從各種角度去分析，你會發現：「業果法則就是佛真實的想法，而且以祂的智慧而言，絕對不會故意說錯。」從這個角度，我們相信佛，進而相信祂所說的業果法則。所以這是不是依人不依法？不是。這是透過層層檢視之後，最終才選擇相信，而不是一開始什麼都不懂，但因為祂是佛，所以我就選擇相信祂，不是這樣的態度。

接著，我們討論另外一個問題。或許在不加思擇、不加觀察的情況下，我們會說：「我對業果有信心。」需要作實驗吧？（學員：需要。）反正我們已經作了很多個實驗了，也不缺這一個；作完之後，即便你發現「我對業果實際上是沒信心的」，這也沒關係啊！反正已經失敗過很多個了，不差這一個。首先，我還是必須再次地說明：之所以要作這些實驗，不是為了要打擊各位，也沒有必要，而是我們應該從這些實驗當中，看清楚自己目前的狀態，不要太高估自己，總是把一些高深的大道理整天掛在嘴邊，告訴別人：「我在學什麼，我怎麼樣、怎麼樣……」不要這樣做。

我們自認對業果有信心，知道不可以說謊，因為說謊會造惡業，造了惡業會墮入惡趣。假使有一天有人跟你說：「某某某，你編造一個謊言，我給你一百塊錢。」你會說：「不行！說謊會造惡業，造惡業後我會墮入惡趣；這一百塊根本不算什麼。」接著他又說：「那你編造一個謊言，我給你一千塊。」這時，或許你嘴巴還是會說：「不行。」但是你心裡面會稍微有點動搖：「真的有這麼好的事嗎？」過了一分鐘，他又對你說：「你就說吧，這沒什麼關係！如果你說的話，我就給你一萬塊。」這時你會怎麼想？「有這麼好賺的事啊！那我就先說再懺悔，反正最終可以懺悔，這樣一來錢不但到手了，惡業也不會感果。」如果最後對方說：「你編造一個謊言，我給你一百萬。」這時你會馬上答應！連懺悔這件事情都不會想到。這代表什麼？這代表我們對業果的信心只值一百塊。這時，你要說「我對業果有信心」，我也不反對，因為有一分的信心，你也可以說「我有信心」！但通常我們在說「我對業果有信心」時，至少都有八十分吧？你不會因為只有一分的信心，而說「我對業果有信心」，我們平

常在描述的時候，不是這樣描述的，我們的心態也不是如此。所以當我們在說「我對師長有信心、我對三寶有信心、我對業果法則很有信心」時，至少都有個八十分吧！但實際上作個實驗，你就會發現：我們對業果的信心，不過就只值一百塊錢而已；一千塊，稍微有點動搖——偏個十度；一萬塊——偏個四十五度；一百萬——全倒！不就是這樣嗎？

在佛的時代有一個公案：有兩位比丘住在非常偏遠的地方，他們想要去城中見佛一面，因為他們住得非常遙遠，路途很漫長，還沒走到一半，身上帶的水都已經喝光了，放眼望去都沒有水源，所以他們兩個很著急，一直在找水。過了一會兒，他們發現有個小湖，但是靠近一看，裡面都是蟲！當時那兩位比丘對於「我們要不要喝這個湖裡的水」有了不同的想法。其中有一個人說：「我要把湖裡的水拿來喝，因為如果再不喝水，我就會渴死；如果渴死，我就見不到佛。要見到佛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，我有很多問題想要請教佛，我希望佛為我開示，我絕對不能死在半途，所以無論如何我都要把這個水喝下去，我才不管它有沒有蟲。」另外一位比丘則說：「不行！因為水裡有蟲，佛在制戒時曾經提到『不可以喝有蟲的水』，既然佛制定了這樣的戒律，我們就應該遵守。而且所謂的『見佛』，應該是指我們要遵循佛所告訴我們的教誡，這樣見到佛才有意義；如果我們不遵循佛所制定的教誡，即使見到佛也沒意義。」所以他選擇不喝水。

講到這個地方，如果是我們的話，我們會怎麼做？即便有蟲，我相信多數人應該會選擇把湖裡的水喝掉，因為這麼做可以見到佛。因為「只要能見到佛，問題通通可以解決」，對吧？我發現有些同學給我的眼神是：「即便有蟲我都不喝，太髒了；喝了說不定會拉肚子，搞不好我會因為拉肚子而死。」那表示你沒有去過沙漠。當人進入了那種狀態之後，水髒不髒根本不是他考慮的重點；有些人在沙漠沒有水喝，連自己的尿都會喝，他根本不會去考慮髒不髒的問題。現在是因為我們坐在這個地方，你才會說：「那個水裡面有蟲！很髒！我不要喝。」那是因為你不是當事人；如果我們是當事人，我相信多數人應該會選擇：「我就把湖裡的水拿來喝，喝完之後我就可以

見到佛了；見到佛之後，問題就通通解決了。」對吧？

所以，其中有一位比丘沒有喝水，他就坐在一棵樹下打坐，不久之後，他就渴死了；另外一位比丘因為喝了水，他可以繼續前進，而且最終他也如願見到了佛。見到佛之後，他告訴佛說：「其實在路上，我有另外一個朋友，但是因為他沒有喝湖裡的水，所以他渴死了。」佛聽完之後告訴他：「你的那個朋友已經來見過我了。」為什麼？那位比丘在往生後，因為他有持戒，透由持戒的力量，他馬上投生到天道；投生天道，不需要在母胎當中待九個月，他是化生。投生到天道之後，他馬上就來到佛前聞法，而且他在聽完法之後，馬上證悟，獲得了見道位。所以佛告訴那位比丘：「你的那個朋友已經早你一步見到我，而且他已經證悟了。」

如果業果的道理真實不虛，而且我們對於業果法則真的有信心的話，我們應該選擇效學後面的那位比丘——「我寧可渴死，也不應該違犯戒律，因為持戒比性命更重要；性命只是一生，持戒則是生生世世的事。」由於他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樣，所以最終所作的選擇也不同；但如果我們的想法裡只有今生——「因為我今生想要見到佛，如果我沒有喝這些水，最終我會渴死」，我們作出的選擇就會不同，最終得到的結果也不同。雖然，我不清楚喝了湖水的那位比丘最終有沒有證悟；但至少他的朋友證悟了，這在經典當中是有記載的。所以，所謂的「真正的對業果有信心」，應該像是被渴死的那位比丘，他對業果是有信心的；但對我們來說，我們會覺得他有點傻：「見到佛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怎麼會選擇讓自己渴死呢？」這件事如果發生在我們身上，我們會覺得「那個被渴死的比丘有點傻」，對吧？

所謂的「對於業果有信心」，應該還可以舉這樣的一個例子：有時我們去醫院探視病人，如果對方生了重病，而且是傳染病的話，我們會不會戴口罩？我們進到醫院去探視他，我們會戴口罩。縱使對方是我們的好朋友、是我們的親人，但是當我們知道對方有傳染病時，即便戴了口罩，你走到他身旁都還是會小心翼翼，是不是？還是

會因為有戴口罩，所以想做什麼都可以？不會！即便戴了口罩，你做很多事情，都還是會非常小心。

相同的道理，當我們在面對容易讓我們引生貪、瞋、癡的對境時，這時候我們應該告訴自己：「我應該要有所防備，如果我不防備的話，我的心會被三毒感染。」雖然外在的那個境不見得會影響我們，但我們心中的三毒會感染我們的心，在那樣的情況下，我們應該要戒慎恐懼、格外小心，就像我們去醫院探視病人，即便戴了口罩，都還是會小心翼翼。相同的道理，我們在面對很多的對境時，不是只有告訴自己「這件事情我不能做、那件事情我不能做」而已，而是在過程當中，你應該時時地觀察自己的心：「我是不是有違犯戒律？我是不是說了不該說的話？我是不是做了不該做的事？我的心是不是有被三毒的傳染病所感染？」應該用這樣的方式來檢視自己的心。

不過我們現在說的都是道理——高標準，對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初學者，我們都很難做到。但道理總是要先講清楚，不能因為現在做不到，所以道理也可以迷迷糊糊，這不行！道理要先講清楚，至於做得到、做不到，那是之後再來討論的事情；但如果連道理本身都不清楚，那根本沒有做到的可能性。所以應該先了解道理，之後再提醒自己：「我應該這樣做。」雖然不見得每一次都做得到，甚至十次裡面有九次都做不到，但我們應該告訴自己：「我會失敗，這是可以原諒的，但我必須繼續地努力！」從九次的失敗到八次的失敗、到七次的失敗，你是不是在成長？是。這就是修行的過程，修行不是一步登天的，沒有這一回事！

導師釋迦牟尼佛也不是一步登天而成佛的，光是成為悉達多太子的那一生，祂付出了多少？我們都不要說多生多劫，就說那一生祂為了要證悟，祂付出了多少？都不說其他的，光修六年的苦行就夠感動人了，一個人為了追求真理，可以坐在樹下一坐就是六年，即便最終祂不是憑藉著六年苦行而證悟，但那樣的精神都值得我們效學。祂為了祂的生命，祂付出了多少？而我們呢？為了自己的法身慧命，我們又付出了多

少？根本沒有辦法比；我們就以一生來說，根本沒有辦法比較。但我們也不必氣餒，我們應該告訴自己：「我應該試著調整自己的狀態。」

接著，當我們提到惡業，多數人一想到「我造了惡業，來生有可能墮落」時，他的心就會沉下去。如果「造惡會墮落」是佛說的；相同的，「造惡之後能夠淨化、能夠懺除」，這也是佛說的，對吧？如果造惡會墮落是真理；相同的思惟理路，造惡之後可以透由懺悔淨化，這應該也是真理。佛不會選擇只說一種真理，而說另外一種謊言，這沒有道理。所以當我們在無法掌控心中的煩惱的情況下，我們會造作惡行，這在所難免，但是在犯下惡行之後，我們要儘可能地即時懺悔，這個部分很重要。所以在業果的法類當中，最後一段就是提到：「如果我們造惡，要透由四力來懺悔。」四力分別是：破壞力、對治力、遮止力、依止力。簡單來說，我們要用什麼樣的心態去懺悔？我們要先知道自己做錯事情，進一步地告訴自己：「我不應該一再犯下同樣的行為。」四力當中最重要的就是這兩力——首先，你要知道自己做錯事，如果沒做錯事，根本不需要懺悔，所以我們要知道自己曾經做錯事；知道之後，就要告訴自己：「既然這樣的行為是惡行，我應該想辦法去遮止。」

對於這一點，過去的傳承祖師們有不同的看法，有些人認為如果要遮止，並且希望遮止的力道完全呈現出來的話，我們應該告訴自己：「從今開始，我都不要再犯同樣的惡行。」但有很多惡行，即便我們不想犯還是會不小心犯，這時如果我們一再地告訴自己：「我從今天開始不再造作同樣的惡行。」說實話，當我們動了這個念頭之後，我們心裡應該會冒出另外一個聲音：「從今開始永不造作……什麼永不造作！你明天就會再做。」這時候你要怎麼跟自己對話？「至少一天之內、二十四小時之內，我不應該再造作同樣的惡行。」對於這一點，有兩種不同的說法。

的確，我們仔細地檢視自己的心，對於我們時常犯下的惡行，如果我們告訴自己「我從今開始絕不再造作」，這一句話講起來，你不覺得有點心虛嗎？為什麼心虛？

因為你知道自己一定會再做，講久了之後，這句話就變成什麼？就變成妄語。因為你明明知道自己做不到，但你還是不斷地告訴自己：「我絕不再造作。」明知故犯，這就是妄語。所以對於這一點，有另外一派的師長他們認為：既然你已經知道自己做不到，就不應該欺騙自己，你應該告訴自己：「我這一個禮拜絕對不做、我這三天絕對不做，如果還是做不到，我二十四小時之內絕對不再做。」慢慢地把時間拉長，這樣就能夠呈現出它的效果。我個人是比較認同後者的講法，因為你了解自己的程度，如果你發現自己很容易犯，而且幾乎每天都會做同樣的事情時，你告訴自己「我從今開始絕不再犯」，這個太困難了。現在多數人怎麼講？這個打臉的機率很高——你自己說的話，自己都做不到。

不過提到懺悔，我發現有些人的懺悔，越懺心越沉，在懺悔的當下痛哭流涕，在懺悔之後心裡面還是很沉重，甚至過了一個禮拜，他還是覺得自己業障深重，心完全無法提升起來。我不認為那是真正好的懺悔。為什麼？真正好的懺悔，在懺悔之後，應該要有它的力道在。我們將自己所造的惡業量化，假設在還沒有懺悔之前，我們的惡業是百分之百，透由懺悔之後，變成了百分之九十，我們的惡業是不是減少了？照理來說，惡業減少，我們的心應該會提升起來，但為什麼沒有提升，反而掉下去？這有幾種可能。

對於這一點，舉一個例子：有個人在大海邊蓋了一座游泳池，這個人每天都拿著水桶去海邊撈海水，把他撈到的海水倒到游泳池裡，這件事他做了一整天，整整十二個鐘頭，這時游泳池裡應該有不少水，對吧？但是，如果那個人把自己的眼光望向大海，他會非常失望。為什麼？「我撈了一整天，海水根本沒有變少。」但如果他把頭轉向另一邊，看著游泳池呢？他會滿心歡喜，「你看看，游泳池裡有這麼多水，這是我今天努力換來的結果。」如果他不敢去海裡游泳，他可以在游泳池裡游泳，那些水應該夠他游了吧。如果他跳進去之後發現：「水深只到我的肚臍，游起來不盡興。」隔天他又做了同樣的一件事，做完之後望向大海，同樣的反應：「海水還是一樣多，沒有因為我這兩天的努力，而有一絲一毫的減少。」但是看到游泳池呢？滿滿的水！

他做的是同樣的一件事，但是他將眼光望向大海的時候，他會感到失望；望向游泳池的時候，他會感到振奮。相同的道理，對於一個真正有在懺悔的人，他應該要看到的是「游泳池裡面的水」，而不是老是把自己的眼光望向海邊——「我明明懺悔了這麼多天，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的惡業？」你才懺悔兩天，一天不過就是兩個小時、四個小時，你多少生、多少劫所造的惡業，怎麼可能在四個小時裡面懺悔乾淨？根本不可能！我們所造的惡業，數量就像大海一樣，怎麼可能在一天兩個小時的懺悔裡面就懺除乾淨。

或許有人會說：「法師，《三十五佛懺》裡面都說，我們只要拜一尊佛就可以懺悔掉多少生、多少劫的罪業。」說真的，那樣的話很難打動我的心。為什麼？再怎麼說，那個都是「有量」的。假設我們拜一尊佛能夠懺悔一百劫的惡業，但無始以來我們有多少個一百劫？我們可能有一百劫個一百劫。各位懂我在說什麼嗎？如果還聽不懂的話，我們將它量化：假設從無始到現今，我們投生過一百生，有人告訴你：「你拜一尊佛可以懺悔掉一生的惡業。」一生只不過是一百生當中的其中之一而已。一百劫跟「無始」相比，根本不算什麼；一者是「無量」，一者是「有量」，拿「無量」跟「有量」相比——前者是無限大。這樣想完之後，你就會覺得「一百劫好像也沒什麼」，對吧？

很抱歉，讓各位有了這樣的想法，因為這是我平常的想法。而且想要在那麼短的時間之內，透由拜佛淨化這麼多的業障，應該也要具備很多條件吧？不是只把頭磕在地上，就能夠解決問題的，應該要具備四力吧？具備四力，這是最低標準；如果連這個都沒有，即便你把額頭磕出一個包，都很難淨除掉一生所造的罪業。重點不在於你做了幾下那個動作，而在於你用什麼樣的心態去做。至於拜「一拜」到底能夠懺悔多少的罪業？這對我來說是「極隱蔽分」，我無法分析。但至少那樣的敘述方式，很難打動我的心，所以我不會從那個角度讓我自己去懺悔——「我今天要拜多少拜、拜一拜能夠抵銷多少劫的罪業，所以我拜了兩拜、三拜……拿出計算機出來算。」有些人真的是這樣做——「我一天要拜幾拜」，然後再把佛經裡面所說的那些功德，用計算

機算一下；算完之後，然後呢？還是差不多嘛！

所以，在道次第的論著裡有提到，我們在懺悔之後，會有淨罪的徵象出現——有些人會在晚上作一些奇怪的夢。但是過去很多祖師大德們提到：「觀察自己的夢境，那不是很準確；真正淨罪的徵象是什麼？在淨除罪障之後，你發現自己對於上師、三寶的信心增強了、你發現自己心中的煩惱減弱了、你發現自己更想要學習佛法了，那就代表你的罪業減輕了。」如果不是從這個角度去觀察，有些人整天都在等那些夢境出現，那沒有用！夢很多都是虛妄、不真實的。在介紹《中觀》的時候，夢不就是用來解釋虛妄、欺誑的譬喻嗎？所以用夢來作為判定的標準，意義不大；真正的徵象應該是什麼？我們在懺悔之後，是不是有我們剛才所說的：「我們發現自己對法的信心更強、更想要勇猛地學法，而且心中的煩惱是不是因此而降低了。」這是最好的觀察方式。如果這些情況都沒有出現，你整天拿著計算機也不會有效果。

不過回到我們剛才所舉的在海邊蓋游泳池的那個喻。真正懺悔得力的人，不應該整天望著大海；他應該看看自己所付出的努力，如此一來，在做的當下，他的心力才有辦法提升。如果整天看著大海，第一天可以做十二個鐘頭；第二天減到六個鐘頭；第三天只剩下三個鐘頭；第四天，「我不做了！海水永遠都是那麼多。」所以很多人的懺悔都是這樣——一聽到懺悔有什麼功德，剛開始拼命拜；第二天腰痠背痛，告訴自己：「因為我是業障深重的人，我應該繼續堅持下去。」但是第二天拜的速度就變得很慢，如果是做大禮拜的話，肩膀也痠、肚子也痛、膝蓋也疼，他做的速度就變慢了，又堅持了一天；第三天，「真的不行了！我今天要休息一下。」休息兩、三天之後，想要再拜，他又覺得：「今天再拜，明天我就很難去上班，我還是不要拜好了，我改唸《百字明咒》。」不都是這樣嗎？何必這樣呢？

想清楚你要懺悔的內容是什麼？具不具備四力？在具備四力的情況下，認真地拜三拜——綽綽有餘！我們要改變的是內在的心，而不是把心排除在外，只著重外在的

行為，然後整天在那邊比較：「我一個晚上可以拜多少拜，你呢？」這有什麼好比較的，如果是體重的話還可以比較一下，這還有一點意義，比較拜佛拜幾拜，這有什麼意義？一點意義都沒有，也不需要。（學員：如果每天都拜《三十五佛懺》呢？）每天拜《三十五佛懺》，這當然也可以啊！你可以選擇「我拜一輪，拜三十五拜」，也可以選擇「我拜兩輪，拜七十拜」。所以他要問的是：「我拜《三十五佛懺》，到底有沒有辦法淨除罪業？」是不是？這個問題大概只有佛才能回答，這個我沒有辦法回答，因為我不了解你拜《三十五佛懺》的動機為何。所以我們剛才強調的是「懺悔的動機比懺悔的行為更重要」，動機調整好，行為配合自己的體力、身體狀況去進行；不要只想著數量而忽略了質量，「質」比「量」更重要，光有數量沒有用。

或許有同學會問：「如果數量不重要，那為什麼要拜十萬大禮拜？拜十萬大禮拜的意義是什麼？」在拜十萬大禮拜的期間，其實所著重的應該也不是它的數量，但為什麼要湊一個整數，而且是十萬？因為十萬不容易達成。當我們達成了十萬大禮拜，之後你只要想到：「我曾經在某個地方，花了一段時間，很認真地拜十萬大禮拜。」內心就會生起歡喜，這對你的臨終至少多了一分的保障，對不對？但這也必須建構在你在拜佛的期間是有認真在拜，而不是只在比較數量。不然你之後想到：「我曾經拜過十萬大禮拜，但那時我都在跟別人比較。」你心裡面就生不起隨喜，因為你清楚地知道：「我當初的那個動機是不太好的。」是不是？所以我們一再地強調：調整自己的心遠比調整行為更重要。當然，如果在能夠調整心的同時，自己的行為又能夠配合，這當然是最好；但如果這兩者當中只能擇其一，我們應該要先調整自己的心，而不是在沒有調心的情況下只做那個動作。我必須說：「拜大禮拜跟鍛鍊身體，這兩者是有交集的。」這句話有聽懂嗎？拜大禮拜有可能只是某些人拿來鍛鍊身體的選項罷了，那跟踩跑步機沒什麼不同；如果我們的心態一開始沒有調整好，弄到最後，拜大禮拜只會是個運動。的確有醫生這樣主張：「拜大禮拜是最好的運動，可以從頭動到腳。」所以我說：「拜大禮拜跟鍛鍊身體，這兩者有交集。」

時間差不多了，這十二堂課一轉眼就過了，辛苦各位了。最後，我想跟各位說：

「學佛的這條道路上，眼光要放遠、心量要放寬、情緒要放緩。」所謂的「眼光要放遠」是什麼意思？設定好我們學佛的目標，不論是今生或是來生的目標，把我們學佛的目標先設定好。「心量要放寬」：設定好目標之後，應該要循序漸進地學習。學習沒有捷徑，要把基礎打穩，在基礎穩固的情況下，按照次第去學習；不要一直想找捷徑，沒有捷徑！如果有捷徑，過去的傳承祖師們早就找到了，對吧？他們的智慧應該不比我們差吧，他們都沒找到的捷徑，我們怎麼可能找得到？學佛沒有捷徑，循序漸進，按照次第一步一腳印，認真地往你設定的目標前進，這比較實際。不要整天找捷徑——「這樣做會不會快一點？那樣做會不會提早到一點？」沒有捷徑！如果成佛有捷徑，我相信過去的祖師們絕對不會吝於跟我們分享。

在學習的過程中「情緒要放緩」，指的是我們不要過度地緊繃，也不要過度地放鬆，應該鬆緊適中，這一點非常重要，學習要像細水長流一樣。如果你問我：「一個禮拜，每天學習半個鐘頭比較好？還是空出某一天，一天學習六個鐘頭比較好？」這兩者我會選擇前者。一天學習半個鐘頭，持之以恆的效果，遠比你一天學六個小時，剩下的六天放在那個地方要來得好太多了。也許你會說「一天半個小時，一個禮拜不過就三個半小時」，這跟一天六個小時相比，我們會覺得一天六個小時，從「數量」上來看，遠遠多過三個半小時；但從「質量」上來看，我認為每天半個小時的學習效果，一定會比一天學六個小時要來得好。而且重點是什麼？把學習的溫度保持下去，這很重要，我們最欠缺的就是這一點。說我們不精進，有時候看起來很精進，但通常都是精進過頭，某一天心情特好時，從早學到晚；隔天呢？從早睡到晚、從早玩到晚——「因為我昨天已經這麼認真地學習了，我今天要獎勵自己一下！」多半都是如此！結果再過個幾天，到了下個禮拜，你要複習時卻發現：「我上個禮拜花了六個鐘頭，到底學了什麼？」你自己都不清楚。

學習的過程裡面，不要只想學新的東西，複習很重要。我們多半都只想學新的，舊的學過了，就不想要複習，但問題是：在不複習的情況下，你能記得起來嗎？重點是這個！如果不複習就能記得起來，的確不必複習，但不複習我們就是記不起來！學

過了八種的閒暇、十種的圓滿，要你說，說不出來；三種的根本、九種的因相，學過之後也說不出來。我們學過的東西太多了，但能夠講出來的沒有幾樣。所以為什麼要複習？反覆地練習、反覆地練習……練習到最後，即便不複習，你都可以講得出來；複習到最後，即便不翻書，你都可以靜靜地思惟它，而不是「走到哪裡，我都要帶著書才能夠出門」。

雖然現在有很多人使用的《廣論》小小一本，攜帶很方便，甚至有些人會在坐地鐵、坐捷運的時候研閱經論，說實話我無法認同，但我也不反對；不認同是因為我不認為學法一定要那樣做。難道我們沒有更合適的時間研閱經論嗎？應該有吧。難道在這之前，我們都不曾研閱經論嗎？應該曾經閱讀過。曾經閱讀的經論難道我們都記熟了嗎？沒有記熟。在那樣的情況下，要是你讓我選擇，我會問問自己：「我昨天讀了什麼？我前天讀了什麼？」這時有些東西可以記得起來，有些東西記不起來，這很正常。記起來的，根本不需要翻書；記不起來的，回到家之後馬上翻書，你的印象才會深刻。翻完書之後，隔天你在搭乘那些交通工具的期間，你做同樣的動作：「昨天複習的那一段，我真的記熟了嗎？」再練習一遍，你發現還是忘了一半，回去把書翻開來，再讀一遍、再想一遍；反覆做同樣的動作，那一段你就記熟了。如果不用這樣的方式去複習，老是要翻書式的學習，這會變成「我有書，才有佛法；沒有書，通通都是世間法」。沒有書在手，什麼都現不出來；有書在手，感覺好像學得很不錯，不是這樣。這個動作，即便你有一定的年紀了，我覺得都應該這樣做。

之前，我在寺院學習時，就有很多老一輩的師長會提醒我們：「研閱經論的過程中，不要像翻書一樣一直看、一直看……」所謂的「一直看」是什麼意思？從第十頁一路看到第二十五頁，他們說：「不要這樣，先看第十頁，看完之後把書闔上，問問自己：『我看到了什麼？我記住了什麼？我了解了什麼？』裡面一定有一些東西你會忘記，再看一次。等到你能夠記熟大概七成、八成，你再看下一頁。」這樣的學習效果會遠勝過「一下子讀一大堆，書本闔上之後通通忘光」。相比之下，我們剛才說的那個方法好太多了！而且說真的，交通工具上這麼多人，整路晃來晃去，眼睛不是很

吃力嗎？眼睛是自己的，自己的身體自己要懂得愛惜；你不能說「因為我在讀的是佛經，所以我的眼睛絕對不會有事」，不是！學法的方式很多樣，不一定要那樣。

當然，如果一天二十四小時裡面，你的時間就只有那幾分鐘的話，那我只能說：「我非常佩服你。」但是我們的時間就不只那樣，還是我們想把時間省下來，回到家之後把電視打開來看？「因為我該做的功課都在地鐵上面做完啦！所以回到家之後，我就可以輕鬆地看我想看的節目！」也有可能是這樣，所以每一個人的情況是什麼，我無法斷定。但我覺得應該要掌握住學習的方法，這樣才不會花很多的時間，到最後什麼結果都沒有。所以我們說：「學法的人眼光要放遠、心量要放寬、情緒要放緩，學習應該像細水長流一樣。」

最終，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：住持教法是我們在座每一個人的事情。住持教法的方式，不是蓋華麗的大殿，也不是不斷地拉攏其他人來學習佛法；住持教法的方式，就如同我們昨天提到的：「佛正法有二，以教證為體，有持說行者，此便住世間。」我們要建立的教法，是建立在心上，而不是建立在建築物上；建築物上沒有教法，真正的教法是教與證的教法，教、證的教法是建立在心上，而不是建立在地上，更不是建立在人數的多寡上。如果我們有心想要學法，透由認真地聞、思、修，就可以建立起我們心中的教法。當我們了解教法的真諦，透由我們的行為分享給有緣的眾生，這時我們就是在傳法，而不是只是拉攏人群、想辦法從他身上募款，進而蓋寺院、蓋大殿……蓋一堆有的沒有的東西，那個不叫建立教法。這很清楚！從古至今，有哪一位師長說「蓋大殿等於是在建立教法」？沒有。這個觀念很重要。

所以，如果我們希望佛陀的教法能夠住世，應該先把自己的心顧好，認真學法，設法將自己的心跟法之間的距離慢慢拉近，讓自己的心融入法中，讓法融入自己的心中。用這樣的方式，將我們所了解的法義傳遞給其他的眾生，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傳教士，這才是真正地在弘揚佛法。而且說真的，佛不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在弘法嗎？祂把自己的經驗、自己的證悟，分享給有緣的眾生，即便現場只有五位比丘，但是祂分

享的那一段法語記載到現今，影響到多少的眾生。當時，佛傳法的現場沒有華麗的大殿，也沒有千萬個聽眾；只有五比丘。這是我們要學習的。

最後，我很感謝TBC中心給我這個機會，讓我在這裡跟各位分享我的學習過程及經驗。講得好或是不好，這些都已經過去。如果你覺得有些內容你完全無法認同，你可以選擇將它刪除，我沒有意見；如果有些內容你覺得有待考慮，請你先將它保留，但是打上問號；如果有些內容，聽完之後你覺得合理，那也請你將它保留，但你不見得要現在馬上接受，你可以花一段時間去觀察，或許過了幾個月，你會認為其實這樣的講法有些問題，這也是有可能的。不要因為這些話是從我嘴巴裡面說出來的，你就選擇相信。導師釋迦牟尼佛說：「比丘與智者，當善觀我語，如煉截磨金，信受非唯敬。」導師釋迦牟尼佛對現場聞法的比丘及智者們說：「你們要如實、善加地檢查我所說的話，不要因為我是佛，為了恭敬我，而就選擇相信我所說的這些話。」這代表什麼？這代表佛將學法的選擇權給予了弟子，弟子應該要自己去觀察、檢視。所以追隨導師釋迦世尊的任何講法者，都應該將這樣的傳承傳遞下去；導師釋迦牟尼佛將學法的選擇權賜予了弟子，任何跟隨世尊腳步的講法者，也都應該將學法的選擇權交給現場的聽眾——他想不想要接受、他認不認同，讓他自己選擇，講法者沒有理由跟權力幫聽法者選擇。所以如果不認同，你可以刪除，我完全沒有意見；認同，但你覺得還需要考慮，你可以保留、你可以打上問號，這都沒有問題。當然，如果你有受益，我也必須說：「會有那樣的受益，也是因為你過去的師長教導你，我只是旁邊的助緣罷了，這跟我無關。」懂這句話的意思吧？你所有的受益，都是來自於你過去的師長認真地教導你，而我只是旁邊的助緣；真正的主因，是因為你在過去生也好、今生也好，跟隨了某一位善知識，種下了一顆種子，而我的工作、我的角色只是灌溉的人。

感謝各位來這個地方聞法，讓我有分享的機會。最終，我們將這兩個禮拜所累積的，不論是講說或是聽聞的功德，作一個總的迴向——將這段時間當中所造的一切善業功德，迴向以尊者為首的大善知識們，能夠法體安康、長久住世、常轉法輪；也希望將善業迴向給一切有情，希望有情們都能早日地獲得善知識們的攝受；也將這一份

善業迴向給自己，策勵自己從今開始在學佛的這條道路上，能夠精進不懈地學習，並且早日獲得解脫以及無上菩提，將自己所了解的法義分享給有緣的眾生，也希望那些眾生能夠早日獲得解脫以及成佛。

謝謝各位！（學員：謝謝法師。）